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卷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射飛

傳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氣為天濁氣為地陽精為日陰精為月日月之精為星辰和氣為人傍氣為獸薄氣為禽繁氣為蟲種類相因會合生育隨其業報各有因緣然則人之與飛有以異乎摩論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非誑語也然飛之所以與人異者特福業不同軀殼異耳竊嘗攷之載籍誠有自人而淪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游戲其中者劉安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虛名而道無實至死後乃為鳳凰經六十年復得為人於此生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華宮中黃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飛騰而心不精至死後乃為飛鴻經九十年復得為人於此生中精進修行始得上昇今在皇曹快樂天非自人而淪入飛中者乎遼東華表柱嘗有一鶴飛集其上人欲射之鶴語人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紫唐明皇在沙死嘗射一鶴既中又復矯翅直向西南飛去及次年幸蜀於明月觀乃見箭在壁間問箭所自道衆曰去載重陽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帶此而來留之而去始知其鶴乃佐卿也非神仙遊戲其中者乎

贊曰

大道之世 人無殺機 烏鵲之巢
可俯而窺 機心一萌 鷗鳥高飛
鷗且有義 鴉亦稱慈 人胡不仁
以弋為嬉

逐走

傳曰上已畧陳太上之言今當以佛語為證佛言一切衆生實本清淨因彼妄見妄習逐生因彼妄習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純想即飛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復生人中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大抵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為異

類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為異類是以諸佛菩薩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頭最為可畏不聞密婆私訖阿羅漢於往昔世曾作獼猴驕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聞夫周詢蔡君謨皆蛇精手按東齋記周詢知安州一日遊園中園吏見一大蛇垂首欄上視之乃周詢假寐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每夕輒夢遊鼓角樓上凭鼓而睡時通判責鼓角將不打三更對以有大蛇據鼓不得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說病中所夢正與鼓角相同然則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是可免乎當知今之逐走者異日未必不為走者所逐欲免輪回不為人逐當見逐時要當力行救之昔者河間王久病無生意忽一道者自稱玄俗詣門請醫既而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病亦隨愈王驚問故玄俗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非人也為王於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隣母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為王

救療然則見逐可不救乎李嬰李洵嘗逐一鹿解其四脚掛于樹枝先取雜臟為食將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長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進嬰洵幾為所及既而畢取其炙納之囊中入山而去須臾嬰洵皆暴卒然則見走是可逐乎

贊曰

后稷之棄 牛羊弗踐 猩猩人言
依性柔善 有生有知 其則不遠
忍充鼎臠 甘其肥雋 虎兕可逃

人奔難免

發蟄

傳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坏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啓戶始出蟄者藏也坏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戶也注者塗也虛塗其戶也一蟄一啓皆與氣候相應以成變化然則蟄者是可發乎是以太上書以戒人諸佛尤切加護昔僧惠覺嘗跨溪造一受殊室利堂將板築於水際念言方冬百

蟲皆蟄不可輕傷其生於是就溪設三晝夜道場^在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足願垂加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乃至橋成不見一蟻又有宋時老者嘗以父病禱於永祚寺藥師殿前既而疾愈備具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場以答靈貺寺僧義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積年既久種類頗多今正蟄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預期禱於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覆護在

窠內者暫食舊窠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令安住無得輒驚及期燈燭騰光鏡螺聒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嗚呼此雖二人願力實亦諸聖加護之力也孰謂為不然乎

贊曰

盛德之主 澤及昆蟲 板築必時
閉藏在冬 人且塞向 坏戶則同
跛行喙息 生意畢通 癢病伸屈
在吾仁中

驚樓

傳曰太上戒人無得驚樓與孔子弋不射宿之說意皆一也大抵鳥之已樓亦猶人之已寢忽然有驚豈不舉家驚擾眾人視之固有間昔心不二者視之則猶己也音螺髻仙行第四禪出入息坐一樹下兀然不動鳥謂之木棲其髻中遂生數卵螺髻禪覺知頂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鳥驚鳥若不至卵必盡壞於是復入禪定俟其雛生一一飛去然後乃起又有大樹仙者居旻伽河側樓神入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樓集遺尼拘律果於其肩上市暑往寒來垂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此皆已證果位也其於一物一命普心如足况福力淺薄者乎惜人不知李英子陳安世皆以不敢驚樓而能證果李英子本一山姬每過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姬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世今在鄴都位貌特重陳安世本權叔本

家一傭力人平生不踐生蟲不殺物命每出入見飛禽當道必下道引避不欲驚之亦以此故遂得上升當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於物而能得到其地

贊曰

凡厥有生 各安汝止 夜以安身
人物等耳 聖人之憂 一物失理
弋不射宿 魯論所紀 驚棲雖微
害人大矣

填穴

傳曰自人觀之固一穴也自彼觀之為一穴乎莫不自視為金房玉室邃館瓊臺不聞于梵宅南大槐樹下有一聚蟻自國其穴為大槐安乎又不聞王沂宅後有一大檀樹羅覆其上下有聚蟻自國其穴為大檀羅乎蟻之自國其穴為槐安為檀羅亦猶蝦之自國其穴為長鬚燕之自國其穴為烏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爾無足深恠然則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是屯塞其門絕其出路豈不覆族盡死穴中乎按經

所說者有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定中見其沙彌七日當死因作方便善言謝曰父母思汝汝可暫歸八日却來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恠之復入三昧觀察其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一蟻

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緣延壽一紀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途僧乃大驚曰公羊神特異如能活數萬命者有之乎大宋曰甚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蟻穴忽為暴水所浸某急編竹橋以度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歲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然則穴可填乎

贊曰

鴻荒之初 其人穴處 所謂管窟
鹿豕為侶 聖人既作 上棟下宇

覆巢

人獸雜殊 均樂丘土 蠢動含靈
其可失所

傳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續衰絕皆是往世覆巢毀卵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然則巢可覆乎大抵衆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其中敷乳產生各自藏護今覆其巢即是奪其依止之所產生莫遂不絕嗣乎謹按本草人有覆鷦巢取其雛者是年六十里內連月不雨蓋鷦能群飛激雲散則不雨又按內攬鷦雛繞破殼即出巢外其母防其顛墜或為日曬必取帶葉樹枝周挿巢畔日常兩換葉萎則其雛已去未萎則其雛尚在人因覆巢畢取其雛孰謂巢居者為無知乎請為更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溫璋尹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究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但有一鷦飛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雛者既而果得其人因為杖之元汝之元豐

中為魯山宰忽有鶴雀銜一草衣墜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樹將覆其巢取雜供費元亦校之然則巢可覆乎當覆巢之時安知不悲鳴求救乎第人莫曉其語烏得九天禽語書而使之觀

斗白龜年於嵩山東嶽下遇李太白曰吾與汝父樂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更修功行仙亦可與龜年如戒果得其效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如此延與之坐適有二雀啾啾從庭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廩有餘粟可共就食驗之果然良又雁馬仰首而斯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槽中料熟不食問之亦然

贊曰

昔聞羽族 巢必近人 欲遠蛇鷄 惟人是親 詎知冠履 心甚不仁 既肉其雛 厥巢是薪 鳳凰高翔 泉獲來馴

傷胎

傳曰胎生一類按如佛說雜染輪回欲顛倒故和合滋成橫豎亂想故有胎過滿雲人畜龍仙其類充塞嗚呼人畜龍仙明是不同佛乃列為一類何哉蓋雜染同而輪

回亦同故也人知愛胎彼不愛乎按仙傳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遂能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鳴守曰羊有說

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殺驗之既而果生二羔劉道原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人泣訴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怒痛捶遂盡其命為妾所訴陰君

處某已死且以某為狼謫罰為羊見在秦氏欄中明日將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某受烹業愈重矣願賜一言得免甚幸黎明言之則已烹矣舉家大哭納羔其腹瘞之別墅然則胎可傷乎

贊曰

鹿以麋藜 腸斷而死 鱈或就烹 屈身護子 物之牽愛 甚於愛己 人亦有娠 以續以嗣 胡不反思 舉斯加彼

破卵

傳曰信相善陸白佛言有諸眾生無有子息欸獨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為人暴惡不信罪禍捕雞食卵令諸飛禽各失其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是以此報佛

語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則卵可破乎按輶婆沙論眾生流轉至為卵生識居其中為卵所纏為卵所裹須自啄破雖乃得生其為業也從可知矣又云鶴鴈鴛鴦孔雀鸚鵡鴿鴉千秋金翅等鳥或

龍或人皆卵生也竊嘗不以為然鳥固卵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見者尸復鉢尸徐偃王事乃知人從卵生誠亦有之昔聞地侏有一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一夫一生隨意所化毛色可鵠俄生二卵卵破

雛生乃二童子後皆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者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按徐州地里誌昔徐君宮人娠而生卵卵破兒生長而仁智襲君徐國生時偃故故名偃王孰謂人無卵生者乎支遁少時嘗與

其師難問物類通謂物卵未生不足為殺師不能屈取一鷄卵投之于地殼破雖行久而俱滅蓋竟識也適乃感悟終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以蘇汁即時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皆雞羽翅爪距志具立能飛行道念大懼自此不敢復食然則卵可破乎竊嘗論之卵生之中卵至多者無若魚類大則無慮數千小則不滅數百若殺一魚其為破卵可勝言哉李冲元將殺一點先夢一皂衣嫗曰妾

腹中有五千子妻生五千子亦生妻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雷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於臨危則

我命亦無不延於欲絕

贊曰

有生之形 其性則具 混沌易死
以鑿之故 暴彼無知 豈曰公恕
元鳥生商 聖靈所寓 隱顯莫測
寧不戒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卷三

願人有失 傳曰涅槃經云諸修心人要當以六法平等智力攝制自心必使於運用時一切平等云何為六一者如響平等智力二者如鏡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淨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緣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當有如是之力世間萬法豈不如響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豈不為智豈不清淨所集因緣亦復平等乎當知願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齋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齋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皆無所畏更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業初無他